

沙澧 写手

心中有爱 眼里有光

——华文菲散文印象

《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是漯河文学文艺爱好者的精神家园。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、更好的精神食粮，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，为我市的文化建设设备后劲。因此，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，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；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、题材的专版，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，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。敬请关注。

■贾 鹤

对华文菲印象深刻，是在水韵沙澧读书会举办的一次读书分享会上。她说的这样一段话打动了我：“年轻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个体工商户，为了生计没有时间读书。现在，孩子们大了，我也光荣地成为一名全职主妇，却偏偏爱上了读书和写作。很多人总是问我：读书和写作是为了什么？我也曾经多次问自己：到底为了什么？最初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更丰富，后来是为了影响孩子们，现在是能让我的晚年生活不乏味。”她真诚的话语让我感动，眼中闪现的光芒让我震撼。已至不惑之年的她，没有把自己淹没

个人简介

华文菲，本名华书芬，舞阳县北舞渡镇人，个体经营者，省杂文学会会员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《漯河日报·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。喜欢读书、写作，作品散见《漯河日报》等。

■华文菲

停电的夜晚，业主们都在微信群里打听停电原因，家有学生的业主更是怨声载道。黑暗像一张大网，笼罩着寒冷的冬夜。突然，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图片：一盏用萝卜头做成的小油灯散发着温柔的光晕。我的思绪瞬间回到了童年的巷子，小油灯也从记忆深处被打捞出来。

童年里的小油灯是儿时心中的太阳。即使已隔数十载，每每回想起来也还是亲切如初。小时候村庄的夜晚，让夜鲜活起来的就是一盏盏小油灯。千家万户，一年四季，小油灯颤动的火苗让孤寂的村庄和低矮的房屋生动许多，那昏黄微弱的光晕洒满屋子，衬托出家的温暖。

我上小学时，条件比较艰苦，学生要自备一个小板凳和一小油灯。家里有哥哥姐姐的孩子拥有一盏小油

灯不是难事，因为他们会帮着弟弟妹妹做小油灯。那时做油灯的原材料比较简单：一个带盖子的空墨水瓶子，一小块四方铁片，一根用铁皮卷成细长空心的灯芯支架，一缕母亲针线簸箩里的棉线。制作时，在四方铁片中间钻个小孔，然后把棉线灯芯从支架中间穿过去半寸高，再加上半瓶煤油，拧上盖子，小油灯就可以用了。

有了自己的小油灯，我上晚自习的态度也积极主动起来。吃过晚饭就点上小油灯，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三五成群，边说边走，边走边玩，不足一公里的路程也要走上二十多分钟。一盏盏小油灯扭着腰肢从家里跳出来，在黑暗的夜间慢慢划过。由于火苗瘦小虚弱，经不起风，即使用手极力遮挡，也总被风刮得忽明忽暗，经常走着走着灯就被风扑灭了，小伙伴们就你给我点、我给你点，一路上除了点灯还是点灯。母亲说，站在巷子里，看着星星点点的灯火从巷子口划过，忽明忽暗，就像萤火虫在夜色里飞舞。

来到教室，我们自动组合，三五个学生面对面坐着，边写作业边玩油灯。小油灯的光晕把教室涂染成了橘黄色。老师只要离开教室，学生们就

是美的，那种美是自然流露的成熟之美。希望自己蕴含父母的慈爱，戴着眼镜看待世界、看待孩子、看待身边的林林总总，放大美、清晰爱，让岁月静好在有生之年缓缓流淌。”这样的文字阅读起来让人非常舒服，一看就知道作者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。

她的文字善于抓住生活的小细节，从细处体现自己对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看华文菲的微信朋友圈，那精心烹制的美食、看过一本好书的感悟、坚持健身打卡的自律、和朋友把酒言欢的欢喜等，会让人感叹她竟能将琐碎的生活过得如此有滋有味、活色生香。从中也可以看出，她是个热爱生活的人，是心存满满幸福的人。而心存幸福的人会以充满爱的眼光看世间万物，山川草木、花鸟虫鱼、冰霜雨雪都是自然的馈赠，是一场心灵的盛宴。她在《雪夜情怀》里这样写道：“城市接纳了雪的调皮，也接纳了风的肆虐。接纳就是爱的体现，有了爱，关系就变得融洽起来。两旁的高楼里透出星星点点的灯火，我知道，那每点灯火里都藏着一个故事，每扇窗子里的主人都在讲述着自己或快乐或忧愁的故事。”这些文字的背后，站着一个对生活有感悟的慧心女子。她没有被柴米油盐淹没，也没有被日复一日的琐碎磨去光华，在照顾一家人衣食起居的同时，还能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打理得井井有

人生灯火

坐不住了，借油的、借捻的、借火的、借笔的、借纸的……教室里热闹得像个自由市场。油洒了、灯灭了，浓重的煤油味掺杂着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说笑打闹声，让寒冷的教室变得热闹无比。听到老师的脚步声，我们就快速装模作样地学习起来。晚自习结束时，有同学的头发被燎糊了，有同学的眉毛被烤焦了，我们指甲盖里藏着油灰，浑身都散发着煤油味。

二叔是做白铁活儿的，家里自然很多铁的边角料。我看二叔心情好时，就缠着他给我剪几个小方铁片、做几个铁皮灯芯支架，好送给同学以维系友情。

我床头的桌子上经常放一盏小油灯。夜晚，昏黄的灯光把影子投射在墙上，我经常玩“投影”游戏——用手变幻出手枪、兔子、小鸟等图案，丰富了单调的童年生活。

母亲床头的大木箱上总放一盏小油灯，被擦得干净明亮。我觉得母亲是个爱干净、很讲究的人——我去别人家玩时，看到他们家的油灯上总是脏兮兮的。每天晚上，母亲把我们一个个都打发睡后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。她坐在床上，戴着老花镜，在小油灯下缝补着贫穷的日子。

条。她一定经过了漫长的心灵跋涉才找到了自我提升之路。她在《读书有感》一文中详细列出了自己一年来计划要看的书以及怎样实施读书计划，思路清晰，目标明确。静心读书，让她沉静，能更加从容地审视自己的生活，书籍让她在平凡的生活之外找到了理想和热爱，让她心中有爱、眼中有光。

她努力做生活的歌者，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。她在《父亲的墨斗》一文中，用一只小小的墨斗来折射出父亲正直、认真、踏实的秉性；她在《说不尽的家国情怀》一文中，将奶奶的讲述和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，汇聚成心中说不尽的家国情怀，并把这些情怀化为文字，让自己的后代和更多的人去体会、去感动；她在《幸福的年味》一文中，以过年方式的今昔对比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，得出了“富裕的生活像一把鞭子，把过去浓香的年味赶到了记忆里。我在记忆的夹缝里回味着童年那绕心的幸福年味”的生活感悟。

华文菲的创作偏重散文，偶写诗歌，很有质感。从她发表的部分作品可以看出，她对某些宏大的题材把握还不够，写作时容易面面俱到，语言也不够凝练。这或许与她的文化底蕴不够深厚有关，但勤能补拙，相信假以时日，她一定会到达心中那文学的春天。

元宵节，我们有往坟坛里送灯的习俗。下午，母亲便开始制作萝卜灯。傍晚，父亲便领着我的哥哥弟弟，提上装着烧纸、供品、火柴和萝卜灯的竹篮子去坟坛里送灯。家里大门两边的门墩上也各放一盏萝卜灯，每间屋子里、每台压井边甚至厕所里也都要放。吃过晚饭，一社群男人女人带着孩子来到护庄堤上看灯。男人抽着烟聊着天南地北，女人说着来年的美好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最高档的灯具便是提灯了。记得有一天下午，父亲从外地买回来一盏提灯：一身铁骨刚架，底座是一个装油的圆形盒子，和上面的提手连在一起，中间是椭圆形的玻璃罩，灯头能调节。看见它，我便想到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灯。那时，我常在心里幻想它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阿拉丁神灯，好实现我心中那一个个不切实际的梦想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电灯普及了，小油灯不知不觉便远离了我们。如今，生活在都市里，我尽情享受着灯火阑珊的温暖和明亮，但偶尔停电时，思绪还会不由自主地转身，追溯淳朴的童年，回味那温暖过稚嫩心灵的小油灯。

流年 岁月

掏鳝记

■余 飞

村子过去是个寨，是寨就有寨墙。修寨墙需要土，挖土的地方就成了深深的寨壕，壕里就有了环绕村庄的水。有水的寨壕和高高的寨墙将村子围住，只留四门供人进出，住在村里的人就很安全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寨墙没了。但有水的寨壕仍然围着村子，里边的水绕着村流，却流不出去，里边就生出许多鱼虾。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到那里钓鱼摸虾。寨壕的水不流动，最多就是在雨季补充些雨水，所以里边的鱼都长不大，且多是些野生的泥鳅、草鱼等。同时，由于两边多水草，草从覆盖的水边就生出些鳝鱼来了。

我们这儿把鳝鱼叫黄鳝。村人很有可能是根据这像泥鳅却又比泥鳅长的家伙的颜色给命的名。这东西在南方的稻田很多，是一稻田里都是松软的泥，适合它生长。二是南方人喜欢吃鱼，只要是鱼就能大快朵颐——况且这叫鳝鱼的家伙不但没有乱刺，而且肉质鲜美，据说营养丰富，因此就十分招人待见。寨壕里有鳝鱼生长，应该是应了村人“鱼是草籽繁生”的断言。其实在那环绕村庄的寨壕里，其他鱼类也都是野生，村人司空见惯，所以没有人去探究那鱼是怎么出现并生长的。鳝鱼之所以在这里生长，大概是因为这不流动的水下沉积了厚厚的淤泥，而淤泥恰恰是它最最喜欢的生活环境吧！

鳝鱼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寨壕里出现的？第一次吃鳝鱼的人是谁？怎么吃的？这长长的鱼吃到嘴里是什么味道？没有人知道，但我们都知道这东西好吃，即便没有油只在铁锅上炕熟，那香气也能让我们的口水流到下巴上。

鳝鱼这东西不仅好吃，还全身是宝。且不说它的美味诱人垂涎，单单那止血、消炎的功效，就足以让那些所谓的消炎药“脸红”了。

村人在田里耕作时免不了被皮受伤。乡村医疗条件有限，像这些破皮、流血的小伤当时是不可能跑到卫生院包扎或作什么消炎处理的。这就显出黄鳝鱼的神奇来了：只要把涂了鳝血的纸往伤口一贴，就不会发炎、感染。三五天下来，不管多深的皮外伤都会愈合如初。因此，那时人们只要逮到鳝鱼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的头剁下，然后让那汩汩淌出的血涂满整张旧报纸，再在日头下晒干后放到家里珍藏以备。

鳝鱼用处多，却不好逮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逮鳝鱼是个技术活儿”。这东西浑身黏液，极其光滑，

如用手抓，它能从人的指缝里逃之夭夭。它在靠水边的草丛下打洞，许多人不知道这洞有上下连通两个洞口。你发现了鳝洞，不知道的人一般就会从上往下掏，但上面一有动静，聪明的鳝鱼即刻便从下边逃跑了。

我们那帮小伙伴在逮它的过程中常常铩羽而归。但失败的次数多了，聪明的小伙伴们就总结出了经验：发现上洞，先不正面突破，而是用手探寻到水下的口；待下面找准再伸手入洞，用力上捅。那鳝鱼见下面被偷夹，就本能地从上口逃生，当不知上面早有一只手弯曲了手指成钳状在洞口等着。受惊的鳝鱼慌不择路，根本没想到上面还有埋伏，如此出洞即钻入“魔”掌。等待的人将中指拱起，待它入手，即将食指、无名指一齐收紧，再顺其力猛向外甩，一条鳝鱼便活蹦乱跳落入草丛。

由于鳝鱼是从洞中所得，所以我们通称掏黄鳝。只不过在掏的过程中偶尔也会掏出条水蛇什么的，很是吓人。

因为怕掏着蛇，我们就想办法去钩。但那鳝鱼经常在洞里窝着，像钓鱼那般用钩钩是不可行的。鱼钩一般都是弯的，挂上蚯蚓吊在水里让鱼儿自己上钩。但这样去钩鳝鱼就不行了——弯着的鱼钩上蚯蚓再新鲜，那鳝鱼也绝不会爬出洞口自动吞钩。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另觅良方了。

我和小伙伴们想了许久，又仔细观察了它的生活习性后，便有了主意。

回家偷了娘做针线活儿的缝衣针，一折两段，取一段用线拦腰拴了，再用一根麦秸秆将挂上蚯蚓的断针穿住，而线则顺秸秆捏在手里，那鱼饵裹着的钓具就是直钩——直钩钓鱼的传说，就这样实现了。

断针上挂了蚯蚓，再把秸秆带线轻轻捣入洞口。洞中的鳝鱼见有美食送到嘴边岂有不吃之理？于是，张口就将那挂了蚯蚓的半截断针一口吞下。这东西只要咬住东西是万万不松口的。刚开始，断针虽被它咬住，却尚未被完全吞进肚里。这时我们并不着急，只是先轻轻把那带线的秸秆抽出，再轻轻捏了断针的线。此时的鳝鱼已将断针吞进口中，越是拉线，它越怕到口的食物再被夺走，就越往下咽。待我们觉得那半截断针已被鳝鱼完全吞进肚里，手中拉线的力量就猛然加大，拴在中间的断针立马就横了起来。于是，任它多滑的鳝鱼，也只能被钩上来了！

咱聪明吧？

过鱼

■张素娟

今天一大早，妹夫兴高采烈地送来了7条大鱼，说昨晚沙河过鱼了。他去晚了一会儿，捕了二十多斤，村里的满囤叔用渔网捞了五六十斤呢。看着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鱼，我记忆的闸门慢慢被打开……

老家村祖祖辈辈依沙河而居。村民们心中有着抹不去的过鱼情结。记得30年前，似乎每年夏天河水都会上涨，等到上游水库放水的时候，连同水库里的鱼儿一起顺流而下，在某个众人盼望的时刻，满载希望的河水就会流到家门口的河段。

于是，大家期盼着、等待着。忽然有一天，“河里过鱼了”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进沙河两岸男女老少的耳朵里。接下来的场景，不是身临其境根本难以想象：老的少的、男的女的，带着各式各样的捕鱼工具，长的短的、圆的扁的，还有筐筐子、菜篮子，只要是能捞鱼的都带上，一窝蜂似的到了河边。有时候正赶到半夜时分，大人们怕惊动了孩子，会悄悄地起床，打着手电筒向河岸奔去。如果有人因为其他事错过了一年一两次得过鱼，每每会遗憾很长时间，好像是遗忘了一次自己的生日一样。

我只见过白天过鱼的情景。河里鱼头攒动，岸边人声鼎沸，胆子大的会游到河中央，看准了一条大鱼追着它去捉。这是个挑战眼力、挑战体能、技术含量高的活儿，搞不好鱼捉不到还会有生命危险。大部分的人只能在近水岸边捕捞。我们小孩子也拿个筐筐子或菜篮子捕

捞，在最浅水处能捞出来几条巴掌大的鱼儿也是欢呼雀跃、极具成就感的。偶尔几条调皮的小鱼会跳到岸边的草丛里，孩子们一拥而上，像开战了一样笑着闹着找着，谁先找到就仿佛觅到了巨大的宝藏——他会把鱼高高举过头顶，一蹦三尺高，故意惹得其他的孩子仰着头围在他身边眼着往上蹦，好像要从他手里把鱼抢过来似的。夕阳的余晖映着灿烂的笑脸，反射着汗珠子的亮光，像画儿一样，又像是梦中仙境。

等到带着鱼的水流高峰过去，人们三三两两地带着战利品，像得胜的将军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嘴里还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谁弄了一条几十斤的大鱼、谁差点被水冲走……那表情、那神色，无比兴奋、无限满足！捞鱼多的人家会把鱼送到亲戚朋友家里，也会送给家里没有劳力的邻居们，分享幸福的喜悦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河里过一次鱼，差不多像过了个年似的，人们可以借此打打牙祭、刺激一下味蕾，让可怜的胃过把瘾。

傍晚时分，小村上空弥漫着生鱼的腥味和炸鱼的香味，炸鱼块、水煮鱼、酸菜鱼、鱼头豆腐汤等，每个胡同里都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和大人们的欢声笑语，这声音和香味绘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图。

如今，住在几十层的河景房，虽然还是傍河而居，但心与水与鱼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，更多的期待是收入能够年年有余、工作能够如鱼得水、孩子能够鱼跃龙门。

红尘 百味

土豆记

■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

自从大二那年暑假支教期间吃了一个多月的土豆之后，我看见土豆就反胃，很少再吃。

那年暑假，我作为文学院“向阳花”支教队的一员，和十几名支教队员一块儿，到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支教。没有出发前，我还在心里憧憬着美好的支教生活：山区处处山清水秀，一群淳朴的孩子，我们十多个支教老师化身火种，以燎原之势将知识的种子撒播到每一个孩子的心田。想到这些，我就心潮澎湃起来。

可坐完火车又坐汽车一路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后，贫困山区的生活条件让我心中的美好憧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孩子们的校舍条件简陋，我们被安排在一间由很大的教室临时改装的宿舍里，厨房是学校附近老乡腾出来的一间屋子。

为节省开支，需要有空闲的老师轮班做饭。除了米面油这些必备的食材外，好心的村主任给我们用三轮车带来了两大袋子土豆，于是我们就顿顿用土豆做菜肴。刚开始大伙吃起土豆来感觉还不错，洗干净、去皮，切成细细的土豆丝，在油锅里拌着青椒辣椒炒，也算是挺不错的下饭菜。可一个星期之后，天天吃土豆的生活让支教队员们都受不了了，几个家庭条

件比较好的支教队员宁愿用馒头就着辣椒吃，也不愿意吃炒土豆丝。他们说，一看到土豆就没了食欲。支教结束后，队员们都吐槽说这是把一生要吃的土豆都提前吃完了，我则连再看一眼土豆的勇气都没了。

前段时间，当看到电影《长津湖》中的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里啃着无比坚硬的黑色土豆时，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由于物资匮乏，稀松平常的土豆成了战场上的保命食物。这些既平凡又不平凡的土豆在那时是希望、是力量。“为着后辈不打仗，毅然跨过鸭绿江。”这让我不禁想起了著名作家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的那句话：“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，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，当你喝完一杯豆浆、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，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，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，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……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！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，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。”

感恩舍生忘死的革命先烈，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看完电影《长津湖》，我又开始吃土豆了，且吃起来是那样可口。

诗风 诗韵

原野秋歌（组诗）

■仲 信

泥河洼的秋色

走，到泥河洼去
和庄稼一同踮起脚尖张望
呼吸宽广大地
散发出的迷人气息
像河水一样练习静默
陪残荷翘首聆听飞鸟的呼唤
和潜入水中的云朵
感受水轮机的永恒
还有大风车张扬的节奏里
风儿柔润的颂歌
到泥河洼去
排空街市的喧嚣
采摘季节的信物
徜徉在无边的自然之中
虔诚地饱览
那些高高在上的旧荣耀
纷纷飘落

今夜，我想邀约你们

今夜，我想邀约你们
壮硕的玉米、谦卑的谷子
倔强的芝麻，还有顽皮的豆粒
太阳落山时